



年度珍藏系列·中学部分

2008年值得中学生珍藏的 100篇小小说

总主编：滕 刚 主编：陈 雄 黄 棋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度珍藏系列 · 中学部分

2008年值得中学生珍藏的 100篇小小说

◎ 总主编：滕 刚

◎ 主 编：陈 雄 黄 棋

◎ 副主编：陈小梅 赵拓坤 黄鱼容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8 年值得中学生珍藏的 100 篇小小说 / 陈雄, 黄棋
主编.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度珍藏系列 · 中学部分)
ISBN 978-7-5617-6528-9

I. 2… II. ①陈…②黄… III. 小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6989 号

2008 年值得中学生珍藏的 100 篇小小说

总主编 滕 刚
主 编 陈 雄 黄 棋

总 策 划	王仁定
统 筹	李 梅
项目编辑	陈锦文
文字编辑	李惠明
策划编辑	李 梅
执行编辑	陆 佳
装帧设计	张 佶 沈思馨
封面设计	吴佳乐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 (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江苏省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6 开
印 张	1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次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617-6528-9/I · 496
定 价	2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 录

contents

1	报料
3	苏保安
5	爱书的孩子
7	棉花糖
9	醍醐灌顶
11	你有多重要
13	爸爸的骚扰电话
16	包子
18	再叫一声妈妈
20	隐患
22	选择
24	找零
26	正反人生
28	害怕睡觉的人
30	父亲的纸烟
32	感动
34	哦，野草滩
37	大沙暴
40	父亲的电话
42	傲骨
45	送你一杯家乡水
48	奸细
51	你们为什么都这么懒？
53	一块价值连城的翡翠
55	特殊的抢劫

劳 马
阴玉军
童树梅
周 波
墨 村
孙道荣
姚 伟
天空的天
黄守东
席维涌
伍献卫
王琼华
叶仲健
秦德龙
焦庆福
刘万里
纪富强
赵宏昌
何 燕
邢庆杰
曾 颖
曾 平
安 勇
李佑伦
吴保成



58	寻找民工老海
62	康熙的茶壶
65	确诊
68	兰花指
70	白老师与田
73	妈妈给我一把帚
76	猎人与狼
78	拴娃
81	兄弟
83	指挥
85	阳台上的麦田
87	歌吟
89	口味
91	傻子二叔
94	蓝樱家的鹌哥
96	照相
98	蒙面人
100	最后的忏悔
102	还俗
104	绝对战胜
106	和小偷谈心
108	胡二
110	敛船粮
113	家长会
116	我怎么就长得这么俗不可耐呢

宾 炜
林华玉
中 学
厉剑童
伍中正
孔祥树
黄学友
张格娟
李永康
刘建超
赵明宇
余显斌
沈会芬
邵继福
陈大超
仲维柯
罗伟章
晁耀先
万 芊
张爱国
李 远
罗 翔
徐常愉
任新安
叶 孤



目 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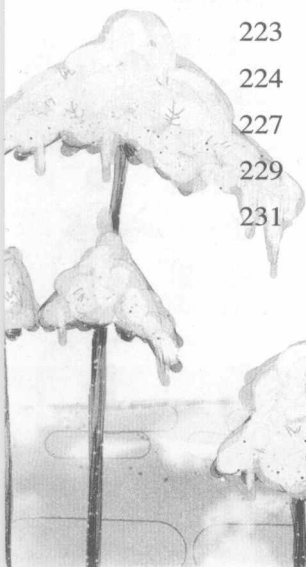
- 118 中秋回家
121 时间之外的村庄
123 一脸正气
125 那只鞋
127 神奇的小镇
129 青瓷花瓶
131 爱的“横竖横竖横”
133 警笛
135 在粘连处动手术
136 诱杀
138 怎么会这样
140 花样年华
142 处方
144 你唱的歌儿真好听
147 你睡过木板床吗?
150 医心
153 第八个女儿
155 青花
158 套当
160 地震中的母子
163 流过往事的水
165 树上还有几只鸟
167 两把镰刀的决斗
169 垫脚石
172 高人沃兹德

- 崔 立
连俊超
杜秋平
魏永贵
蔡良基
李聿钟
米 米
胡 炎
高 低
李天成
赵凤才
曾祥伍
邬笋林
邵孤城
孙邦建
聂鑫森
王世虎
蔡 楠
符浩勇
凤 凰
金晓磊
龚宝珠
包利民
汪云飞
沈 园



174 两元一碗青菜面
176 借奥运的光
177 转转身，阳光就会飘进来
180 一次难忘的悼念
181 鱼儿鱼儿装满舱
186 探望伤害他的人
189 犯相
191 下辈子，别做我的孩子
194 流年
197 车祸
200 铁皮屋
202 请君入瓮
203 曼德拉的番茄
205 夏夜里的最后一枝百合
207 养老鼠的老头
209 形象
212 无法赎回的梦
214 阳台上亮着的灯
216 兰婶
218 母爱的遗传
220 那个年代的人
223 你就是 300 年前的那头大象
224 给母亲买鞋
227 我是朱八成的儿子
229 午夜电话
231 三道门

赵青新
顾文显
杜启龙
王规格
徐树建
徐水法
黄克庭
海 宁
陈 毓
刘建国
临川柴子
朱树元
李丹崖
朱 砂
陈 勤
朱道能
郑衍文
厉剑童
周 伟
陈 超
秋子红
郑衍文
曾宪涛
黄克庭
刘建国
李 全



报 料

文 / 劳 马



“消防中心着火了！”

新闻热线的电话里传来了一位男子急促的声音。

“说出具体位置。”我边问边把记者采访包挎在了身上。

“在莲花门西街 76 号。”对方气喘吁吁地说道。

“什么时间？”我问。

“大概十分钟前，我正好路过那里，发现大火从后院窜出。”那位男子很着急。

“好！谢谢你提供的新闻线索，请你明天上午 10 点到报社来领取报酬。请你把姓名和联系方式告诉我。”我急着四处找笔和纸。

“我姓魏，用的是公用电话，你们能给多少钱？”对方问。

“一百块！”我答。

“才一百块，这不是一般的火灾新闻啊！你有没有搞错，这可是消防队着火了。我又是第一时间向你们报告。怎么也不止一百块吧？”对方在讨价还价。

“对、对、对，魏先生，你说得对！我现在需要马上赶到现场，如果你说的是事实的话，这条新闻线索确实值钱，至少会给你五百块。”

“绝对是真的，大火正着着呢！说定了，五百块，我明天去领。”对方挂了电话。

我赶到现场时，大火刚被扑灭，浓烟还在冒着，看来损失不算大。消防队员们正在垂头丧气地清理火场。“XX 市消防中心”的大牌子被火烧得变了形，但字迹依然清晰。我赶紧抓拍了几个镜头，采访了几个目击者。

当日赶印出来的晚报把这次事故的消息放在了头版显著位置，还配发了几幅照片，特别是“消防中心”的那块大牌子在浓烟和消防队员的衬托下显得额外具有讽刺意味。

第二天，那位姓魏的男子应约来到了报社，高兴地领走了五百块钱。新闻线索提供人奖励制度的建立确实很有效果，我和同仁们再一次慨叹道。

五天以后，正巧还是我值班。新闻热线的电话又响了，我拿起话筒：“喂，这里是新闻热线，有话请讲。”

“喂，我姓魏。”对方的声音很急促，“前几天，消防中心着火的案子破了，是人为纵火，嫌犯已被公安局抓获。”

“喂、喂、喂，你是谁？”还没等我问明情况，那边的电话就挂上了。听声音有点儿熟悉，有点儿像前些天那位提供消防中心火灾新闻线索的男子。

我急忙赶到公安局，请求采访犯罪嫌疑人。

警察一边审查我的记者证件，一边调侃说：“你们记者的鼻子可真灵，比我们的警犬反应还快。行啊，看来不是吃白饭的。”

等了将近三个小时，我才被获准前往一个看守所采访。在预审室里，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位纵火嫌疑犯——正是当时提供新闻线索的那位“魏先生”。

“刚才是你打的电话吧？”我不解地问。

“对、对、对，正是我，这次能给多少钱？”姓魏的有些迫不及待了。

“先别说钱，你是怎么给我打的电话？”我越发迷糊了。

“他们抓捕我的时候，我知道跑不掉了，就冲到一个公共电话亭里给报社打了电话。刚说了两句，警察就一拥而上把我按倒了。”听口气他有些遗憾。

“消防中心的火是你放的？”

“是的。”

“为什么？就为了领那五百块钱？”

“不光是为了钱，消防队着火了，你不觉得有意思吗？多好玩啊！太有趣了。新闻得有刺激性，生活也需要刺激，你说对不对？你该谢

谢我才是，说不定你拍的照片还能拿普利策大奖呢……”他兴奋得两眼发光。

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姓魏的犯罪嫌疑人曾经读过大学新闻专业，三年级时因精神分裂症而被退学。

苏保安

文 / 阴玉军



苏保安大名苏长河，是个退伍兵。据他自己说，要不是赶上一刀切，他早就转志愿兵了。

苏保安不愧出身行伍，做什么事儿都一板一眼，责任心比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保安强多了。可也就这认真劲儿害了他。我们在一所职业学校当保安。大伙也知道，现在的孩子不好管，职业学校的孩子尤其难管。对于学校制定的许多规定，我们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比如学校规定，住校生不允许随便出入校门。有事，须持班主任签字的假条。规定已公布很久了，可住校生依然川流不息地出入。学校领导不问，我们也懒得管。可苏保安却偏偏认真。

那天正好苏保安值班，有个高个子男孩没有假条要出校门。苏保安不让他出去，高个子要硬闯，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苏保安火了，拽着就是不让他出去。最后演变成了两人的肢体摩擦。

高个子的家长知道后不干了，愣说苏保安打伤了他们的孩子，又是到医院检查又是找电视台曝光。学校领导害怕了，只得花钱消灾。安抚下家长，学校又处理苏保安。尽管我们大伙都为苏保安打抱不平，可学校还是辞退了他。

临走时，我们都为苏保安打气，说些“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的豪言壮语。苏保安什么也没说，背着背包默默地走了。

过了十多天，苏保安给我们打来了电话，邀我们去喝酒，说他在银行里干保安呢，条件比学校强多了。我们听了，都为他感到高兴，便相约一起扛着啤酒去找他了。

银行的条件确实不错，无论是工资待遇还是生活条件。我们在苏保安宽敞的宿舍里喝得正酣，忽然一个粗壮的汉子闯进来对着苏保安劈头盖脸地就凶：“上午是你值班吗？怎么把省行领导的车都给挡外边了？真是乱弹琴。”

苏保安赶紧站起来，懦懦地解释：“你不说银行重地，任何车辆不准随便出入吗？”

“那是对普通人说的，省行领导例外，真是个死脑筋。”粗壮汉子发完火，怒气冲冲地走了。

“他是我们保卫科长。”苏保安有点尴尬地给我们介绍。

保卫科长插这一杠子，弄得大伙都不得劲儿，也没雅兴再喝了，匆匆吃了点儿东西便和苏保安告辞了。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苏保安联系。我们也曾打电话邀他来学校喝酒，他都以工作太忙为借口推辞了。

有一天，苏保安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老哥，你们都还好吗？”

“好，好，你好吗？”

“我……还行。”苏保安吞吞吐吐地说。

我发觉苏保安的声音有点儿不大对劲儿，便问他：“兄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也……没有什么……大事。”

那还是有事儿啊。在我再三追问下，苏保安才说了实话，他住院呢，让我们先借他点儿钱支医药费。

大伙一听，纷纷慷慨解囊，派我和张保安到医院去看望苏保安。

从苏保安的口中我们得知，一周前他上班走到银行前面的停车场时，正好碰到两个歹徒要抢一位老板的钱。他立刻挺身相助。老板的钱虽然保住了，他却被送进了医院。现在医疗费不够了，就想到我们几位哥儿们了。

“好事儿，英雄啊！”我一听便高兴地说，“咋不让媒体报道报道呢，起码也得弄个见义勇为奖什么的。”

苏保安却红了脸：“我不想太张扬，你知道那些歹徒会报复人的。”我一想言之有理。

“你们单位呢，单位应该帮你付医疗费啊。”一旁的张保安随即又问。

苏保安说：“单位也有单位的难处，何况我又是临时工。”

我们一听，也不好再说什么，把凑的钱给了他。苏保安千恩万谢，表示一定要尽快还清。

出了医院，我和张保安却觉得这事儿银行不拿钱怎么说不过去，便顺路拐进了银行，替苏保安打抱不平。银行的领导听说了我们的来意，竟比我们还气愤：“见义勇为？别听他胡说了。那是我们精心安排的一场抢劫演习，省里领导和多家媒体都来了，谁知却被他这个愣头青给搅黄了。”

“演习？那你们怎么不告诉保安呢？”我疑惑地问。

“告诉了，我们通知了银行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所以扮演劫匪的两位同志见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以为是故意捣乱的呢，就狠狠教训了他一顿。”

“那苏保安他怎么……没接到通知吗？”我仍然迷惑。

“他啊，早被我们解雇了。那天他是来单位收拾铺盖的，碰巧赶上了……”

爱书的孩子

文 / 童树梅



15岁的流流站在一排满满当当的书架前不知多长时间了，手中



那本《安徒生童话》已把他完全带入了一个奇妙的温情的世界。

夕阳把窗子照得一片橙红，忽然，身后的门开了，进来一个人，那人一见屋内有人不禁大吃一惊，脚步迟疑了一下似乎想退出，但又停下了，因为流流只是个孩子，不难对付的。

那人屈指指头轻轻叩响了门，又叩了叩，可是流流并没有听见，他只急急地惦念着那美丽柔情的海的女儿命运。于是那人重重拍响了门，这一下流流惊醒了过来。

流流一见屋内来了个陌生人吓得浑身一抖，手中的书“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这是什么人？他想干什么？

这时来人带着询问的语气开口了：“请问这是赵大年家吧？你是他儿子？”

流流愣了一下，随即飞快地点点头，说：“是的是的，请问您是？”

那人一听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的样子，和善地微笑着说：“我跟你爸以前是老同学，今天正好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啧啧，好多年不见，你都长成英俊的少年了。对了，你爸呢？”那人一边说一边大大咧咧地走进来，在沙发上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

流流高兴地笑了起来，说：“原来是爸的老同学啊，叔叔您坐一下，我这就去叫他，他在外面跟人家下棋哩。”一边说一边向外走。

还没走到门口，忽听得身后那人叫了一声：“你等一下！”

流流浑身一下子僵硬了，却听那人又说：“书掉了还没拾起来哩。”

流流暗暗松了一口气，这时那人已弯腰拾起书，爱惜地掸掸书上的灰尘，一边递给流流，一边说：“多么好的一本书啊，孩子，我喜欢你，因为爱书的孩子一定是个好孩子！”

多年以后，一位作家回忆起自己的经历时这样写道：那时，我是个流浪儿，所以大伙都叫我“流流”。有一天我潜进了一户人家，谁知还没等我动手偷窃，一本《安徒生童话》却像一块磁铁一样深深吸引了我，要知道这可是我少年时代最向往的一本书啊！可是我一直买不起……后来一位访客的一句无意的话像闪电一般击中了混沌黑暗中的我，他这样说：“我喜欢你，因为爱书的孩子一定是个好孩子……”要知道这世上还从没有人说过喜欢我哩，再往后，我就重新拾起了书

和笔直至现在，那本《安徒生童话》也必将永远陪在我身旁！

同样的夕阳里，依旧在那个满是书香的书架下，一位带着老花眼镜的老者看到这一段时微微笑了，他在想：作家先生你错了，我不是访客，而是主人。眯起眼，那片温暖的夕阳下，一个少年痴痴看书的情形又清晰地流转到了眼前。

棉花糖

文 / 周 波



那年，老家的炊烟像云朵一样悠悠地飘着。

晌午，父亲拖着一身的泥巴吭哧吭哧地走回家。这日头！父亲心里一阵嘀咕。“回来了？”母亲把毛巾递给父亲。“嗯，先喝口水。”父亲走到水缸边，用勺满满地盛了一碗凉水，咕噜一声灌进肚里。

我那时年龄小，每天屋里屋外跑。父亲背着一大摞农具进院门时，我每次都比母亲跑得快。“丫头，又看我喝水？”父亲滴着汗珠朝我笑。“甜吗？爹。”我两手搭着缸沿咯咯地弯着头笑。“甜，很甜，像吃棉花糖。”爹又笑。

于是从那天起我记住了棉花糖的滋味，做梦也想吃棉花糖。后来我上学了，看到学校的门口有流动的商贩卖好看的棉花团一样的东西。同学们说那是棉花糖。棉花糖？我禁不住诱惑，用零碎的硬币买了一小团吃。真的很甜，还带着香味。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父亲陶醉的样子。父亲说缸里的水是棉花糖味，这是真的吗？难道是棉花糖化了变的？

我急切地穿过窄窄的田埂，我没见到父亲行走的身影，却看见母亲提着竹杆沿着河塘在追赶鸭群。



我推开家门，扔下书包就蹿到院里的水缸边。我个子矮，踮着脚看不到水的影子。我端来一把椅子站上去，才终于看见那一汪被父亲快喝光了的棉花糖水。“你不要命了？！”母亲不知啥时候进来的，见我的头隐没在缸里，大叫起来。

我后来对母亲说：“没有您一声叫，我也许就掉不进缸里去，也不会明白缸里的水根本不是棉花糖的味儿。”

父亲惊慌地把湿漉漉的我从缸里拎了出来，嘴里咕噜噜地想说什么。然后我看见父亲舀了一瓢水喝，父亲那会儿喝水的样子一点也不好看。当然我不敢问缸里的水甜不甜，因为我已经知道水不是棉花糖味的。

惊魂未定的母亲给我换干衣服后去了堂屋，我根本没想到她会去找那根赶鸭的竹杆来打我。“你这是做啥？放下！”父亲扔了水瓢吼道。“今天不打她一下，明天还会掉进缸去。”母亲气着说。我受了太大的惊吓，在两个水缸缝隙里躲藏。“出来！”父亲朝我喊。

我从缸缝里看见父亲的脸铁青，筋脉一根根在颤抖。“不出来我要砸缸了！”父亲嗓门特别大。

我只好出来，我想父亲一定不会打我，因为他从来没打过我，刚才还阻止了我母亲的竹杆。但我很快感到不妙了，父亲的眼睛转来转去显然是在寻找打我的家伙。

果然父亲在堆满农具的墙角一顿乱翻，第一次他拿起一根粗大的竹棍子走到我跟前，把我吓得半死。第二次他换成扁担又走到我跟前，我哭着求饶。第三次他拿起一顶草帽，我破涕为笑。然而父亲还是没打下来。而这时让我惊奇的是父亲蹲在地上拼命地在拔一根草。拔草做啥？我呆呆地看着父亲。“站好了！”父亲站起身命令我。

我很听话，毕恭毕敬地站着。

随着一阵风吹过颈部，父亲说惩罚结束。原来父亲用那根草在我脸上打了一下。我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有点痒。

晚上，父亲来到我床头边，问：“丫头，疼吗？”

我大哭起来，紧紧地抱住了父亲。“小孩子不能喝生水，要得病的。”父亲微笑着对我说。“今天我买了棉花糖吃，爹不是说缸里的水和棉花糖一个味吗？”我伤心地说。“爹骗你的。”父亲愣愣地看着我。

父亲走的那年我正读大学。有一天，我接到加急电报，得知父亲病危的消息，我连夜乘火车赶回老家。

父亲一直等着我，在病床上他老泪纵横地捏紧我的手。可父亲的手冰冷。“爹……这辈子……只打过你……一次。”父亲喘着气说。“您……一次……也没打过。”我悲痛得泣不成声。

母亲在一边默默地流着泪。“爹，还记得这个吗？我把它带回来了。”我从书包里取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地打开。“一根草？”周围的人惊讶万分。我把那根草轻轻地放到父亲的手心上，然后我把自己的手放上去，再把父亲的五指合起来。出殡那天，我看见那根草一直在父亲的手里攥着，父亲攥得很紧很紧。

醍醐灌顶

文 / 墨 村



老爸回荡于2004年暑假里的那一声慨叹，许多日子以来，犹如敲击在我懵懂之心上的一记重锤，时常警策着我怎样去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

那年暑假，我做完了所有的作业，剩下的大把时间无处消磨，整日闲得无聊，常以制造恶作剧取乐。我有一位乡下表叔进城打工住在了我家，每天早出晚归地卖力气，工作又脏又累，嘴里却老哼着小曲，摇头晃脑神仙似的。

老爸望着表叔匆忙的背影一脸的不解，咦，你表叔每天累死累活就挣那十块八块的几个小钱，咋还那么高兴？

我一脸坏笑，打赌么？明天他就不高兴了。老爸沉浸在自己的思索里，他没有听到我的话。



华灯初上，灰头土脸的表叔哼唱着回来了。我开始付诸行动，溜进表叔的房间与之闲聊了一通，这才心满意足回房休息了。

翌日，果然不出所料，表叔“哑”了。

满腹狐疑的老爸望着愁眉紧锁、双眼布满了血丝的表叔说：“咋了？哪不舒服？”表叔挤一脸苦笑：“没，没事，昨晚没睡好。”

晚上，一身疲惫的表叔悄然回来了，一头扎进房间直抽闷烟。

老爸慌了：“我说老弟，不中，咱赶紧上医院吧！”

表叔目光躲闪，“我，我真的没病，咦，咋不见表侄了？”

我躲在门后应声而答，“我在这儿，表叔，你找我有事？”

……等我走出了表叔的房间，挤着小眼睛悄声对坐卧不安的老爸说：“放心吧，表叔没事，明天他就又高兴了！”

天刚蒙蒙亮，洗漱间果然传来了表叔哼唱的小曲声。

表叔一出门，老爸便逼问原由。

原来，前晚我与他聊天时，故意把装着100多块钱的钱包塞进了他的毛巾被，他睡觉发现后，交还是不交？便拿不定主意了，思想斗争了一夜，哪里还睡得着，接着又斗争了一天，昨晚他才对我说，他拾了我的钱包，早上走得急，忘了告诉我……

老爸恍然大悟，怒斥道：“你这混小子，咋能与你表叔开这样的玩笑！”

我吓得舌头一伸的同时，却又听到了老爸的一声慨叹：“嗨，活了大半辈子，我总算明白了，人啊，要想永远快乐，就得心无杂念啊！”老爸的慨叹，犹如醍醐灌顶，使我一下子明白了做人的道理。